

春秋集傳二

卷之一

隱公

春秋集傳

隱公

公名息姑，惠公之子，姬姓，侯爵。自周公子伯禽始受封，傳世十有三而至隱公，攝主國事，謚法不尸其位曰隱。

程子曰：夫子之道，既不行于天下，于是因魯春秋立百王之

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興復先王之業，王道

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

公之初，故始于隱公。

孫明復曰：詩至黍離而降，書至文侯之命而絕，春秋乃作自

隱公始也。

胡氏曰：邶、鄘而下，多春秋時詩也。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





作于隱公。適當雅亡之後也。春秋不作于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于政。治乃以天王之尊。下賄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斁矣。春秋于此。蓋有所不得已焉。爾託始於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正論確見春秋托物之義  
千百年來乃為一醒

以為感於歸昭一事。竊謂不然。承國于先君。則無以正父子。上君臣。孟子仲子名號。不辨隱公。正夫婦兄弟。卒之天王不能正。其不正。以啟弑奪之禍。而其是非當時亦莫之辨。夫正本清源。六經同旨。春秋所以託始於隱。之不書即位也。其旨

蓋深遠矣。豈特緣歸昭之一事哉。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穀梁傳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

董子曰。春秋謂一為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遠近莫不一于正而止。

作于隱公。適當雅亡之後也。春秋不作于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于政。治乃以天王之尊。下賄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斁矣。春秋于此。蓋有所不得已焉。爾託始於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煜案春秋始隱公。胡傳獨以為感於歸昭一事。竊謂不然。隱公桓公攝讓之際。內不承國于先君。則無以正父。子。上不請命于天子。則無以正君。臣。孟子仲子名號不辨。隱公桓公嫡庶不明。則又無以正夫婦。兄弟。卒之天王不能正其不正。以啟弑奪之禍。而其是非當時亦莫之辨。夫正本清源。六經同旨。春秋所以託始于隱之。不書即位也。其旨

蓋深遠矣。豈特緣歸昭之一事哉。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穀梁傳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

董子曰。春秋謂一為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遠近莫不一于正而止。



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植五穀熟而草木茂諸福之物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杜氏曰欲人君體元以居正也

程子曰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

承王正云爾董仲舒所謂道之大原出于天求端于天是也堯

之大政所先者欽若昊天茲可見矣王者所行必奉于天以正

天下而下之奉王政者乃所以事天也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

大而人道立矣平王之時王道絕矣春秋假周以正王法故書

曰春王正月然後是非褒貶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

朱子曰加春于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又曰劉質

夫以春字為夫子所加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似原有此字王

字當加自夫子望漢方氏曰加王于正者以春秋魯史也若周史則無以

煜案元者始也大也聖人敬始故謂日曰元日年曰元年大

其始者謹其始也王正月者明其為有周之正月所以尊王

統也王者無外繼天立極以統天下故天下之德業王者之

德業也天下之功罪王者之功罪也凡在天之下者咸受治

于王則王之不能繼天以正天下一切皆王之不能舉其職也

上無以承天命繼祖德下無以臨四方首庶物矣當時天子

泛然視天下為非予所及豈知春秋王正月之義與

以上疏元年春王正月

范氏曰九年首月承乎時承乎年文體相接春秋因書王以配之所以見王者上奉時承天而下統正萬國之義也春秋紀事有例時者若事在時則時而不月月繼事則月而不書王必書上承春而下屬于月文表年始事莫之先而必致恭而不黷也皆微此惟桓有月無王以見不奉王法爾

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于是為而辭立，則未可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

母貴母以子貴

穀梁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止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胡傳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紀時政必書即位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不承國于先君上不稟命于天子諸大夫拔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弑所由起也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呂氏曰治綱者目在所後治源者流非所先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諸侯受命于天子此治源之常經春秋之宏綱大源也說者論隱公之不書即位或以為攝或以為遜或以為不舉踐阼之禮或以為不明嫡庶之分皆非正意

按三傳則公實不行即位之禮非舊有即位之文而孔子削之也然如穀梁胡氏所言大義也公惟不明斯義以行小惠則正不肖自賢者始當以胡氏之說正之如此之類正夫

子所欲明而春秋所以託始之微意蓋事無有大于此者此一不正後無復有可正者矣然則夫子固不與隱之即位雖謂夫子削之可也此條自是正隱并罪惠公且累天王也將以此惡桓之說非以上疏不書即位

○勉齋黃氏曰隱桓之事公羊左氏以隱為是穀梁以隱為非左氏以隱之讓為賢君讓固美德不義之讓與讓而自立皆不得為賢公羊又創為立子以貴之說以實之惠公既有元妃矣則其他皆不得為嫡仲子何貴之有故公羊左氏之說皆未得

不應信仲而寫

當惟穀梁之說以為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伸邪乃為正論但謂惠公能勝其邪心以與隱則恐未必然既以手文而立仲子為夫人矣又肯立隱以為世子乎此乃惠公歿諸大夫拔



胡傳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紀時政必書即位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不承國于先君上不稟命于天子諸大夫拔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弑所由起也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曰治綱者目在所後治源者流非所先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諸侯受命于天子此天地之常經春秋之宏綱大源也說者論隱公之不書即位或以為攝或以為遜或以為不舉踐詐之禮或以為不明嫡庶之分皆非正意

按三傳則公實不行即位之禮非舊有即位之文而孔子削之也然如穀梁胡氏所言大義也公惟不明斯義以行小惠則正不肖自賢者始當以胡氏之說正之如此之類正夫子所欲明而春秋所以託始之微意蓋事無有大于此者此一不正後無復有可正者矣然則夫子固不與隱之即位雖謂夫子削之可也此條自是正隱并罪惠公且累天王也將以此惡桓之說非以上疏不書即位

○勉齋黃氏曰隱桓之事公羊左氏以隱為是穀梁以隱為非左氏以隱之讓為賢君讓固美德不義之讓與讓而自立皆不得為賢公羊又創為立子以貴之說以實之惠公既有元妃矣則其他皆不得為嫡仲子何貴之有故公羊左氏之說皆未得為當惟穀梁之說以為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伸邪乃為正論但謂惠公能勝其邪心以與隱則恐未必然既以手文而立仲子為夫人矣又肯立隱以為世子乎此乃惠公歿諸大夫拔



隱而立之。非惠公意也。非惠公意則當如夷齊之事。乃為得其正耳。若隱者蓋義利交戰于中而不能自決。實貪利而慕虛名。是以不免乎弑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左傳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

公羊傳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為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也。暨猶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穀梁傳及者何。內為志焉。爾儀字也。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其不言邾子。何以邾之上古微。未爵命于周也。

呂氏曰。此春秋見於行事之始也。義不勝而私交焉。信不足而盟。誼焉。朱子曰。如蔑之書。而私盟之罪自見。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左傳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穀梁傳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夫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似方氏曰。段弟也。而不謂弟。段不弟也。曰弟。段則夫。未有據其私邑者。而段獨據邑以抗君。故書克。敵辭也。

胡傳世衰道隱。民彛泯亂。若宋瑒之於馮也。衛侯之於叔武。瑕也。皆為利爭。不勝計也。而莊公獨以順母為辭。養成段惡。夫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仁人之於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象憂二憂。象喜亦喜。恩掩義也。使吏治其國。而象不得有為。義勝恩也。恩義並立。而中持衡焉。段雖凶逆焉。攸亂此。春秋責莊公之意也。又曰。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為。使百姓興于仁。而不偷也。況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乎。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垂訓之義大矣。埋按春秋正本清源。責自上者始。故此條罪鄭伯意多。孫明復以元不兄弟不弟。故交譏之。猶未得聖心輕重之衡也。

勉齋黃氏曰。鄭莊無孝友之誠心。又不明於予奪之大義。故勉

強以徇其母。而處心積慮。以殺其弟也。使有孝友之誠心。而又明於予奪之大義。則必能委曲順承。而區處得宜。如舜之于象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程子曰。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盡此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霸道也。春秋因王命以正王法。稱天王。以奉天命。夫婦人倫之本。最當先正。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尤謹其名分。男女之配。終身不變者也。故無再娶之禮。大夫而下。內無主則家道不立。故不得已有再娶之禮。天子諸侯。內職具備。后夫人已可攝治。無再娶之禮。春秋之



初尚有疑焉。故仲子羽數特異。僖公而後無復辨矣。又曰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咺以見其不王。王臣雖微不書名。況于宰乎。

胡傳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此尚近小弊之事而脩諸朝廷之上。則與謀其謀。領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聘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

望溪方氏曰。天王之名。非孔子所創也。周官司服職。為天王服斬衰戴記。義述焉。越諸大夫種稱。與于為天王則周人舊有是稱。明矣。宰者家宰。其名也。王臣無以官書者。而宰則書志。非常也。天子之宰不宜供外事也。  
也。字下俱宜。諸侯失道名。衛侯朔名。衛侯燬名。鄭伯突名。咺失職當名。例按程子。則仲子亦不可謂之妾。但諸侯無二夫人禮也。至惠公而此禮止矣。天王不能正。而因以成之。春秋所以貶也。冢宰治官之長。與天子共平天下者也。以其總御中外。謂之冢宰。以其法天照臨。故曰天官。周初皆以三公為之。是天子之師。諸侯之長。非天王所得使也。而乃為一士之職。銜命于諸侯。豈非以贈米猶當同此貶例矣。況以歸賄微事。且下及于仲子乎。夫子書此。重有感于王綱之替也。胡氏以來。略使宰之非。而議賄仲子之失。竊謂猶不得其要領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初尚有疑焉。故仲子羽數特異。僖公而後無復辨矣。又曰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咺以見其不王。王臣雖微不書名。况于宰乎。

胡傳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此尚近小辨之事而脩諸朝廷之上。則與謀其謀。領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聘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

望溪方氏曰。天王之非。孔子所創也。周官司服職。為天王服斬衰。戴記。義述。高。越。浩。大夫。種。稱。吳。子。為。天。王。則。周。人。舊。有。是。稱。明。矣。宰。者。家。宰。也。其。名。也。王。臣。無。以。官。書。者。而。宰。則。書。志。非。常。也。天。子。之。宰。不。宜。供。外。事。也。

煜按春秋列國之史。作史者有陪臣之義。故稱王曰天王。別於周史。猶書大君云爾。義則歸于天之所命。故曰天宰。冢宰。左傳僖九年稱宰孔。經書宰周公。宰為冢宰。明矣。咺名。貶之。

也。諸侯失道。名衛侯朔。名衛侯燬。名鄭伯突。名咺。失職當名。例也。按程子。則仲子亦不可謂之妾。但諸侯無二夫人禮也。至惠公而此禮止矣。天王不能正。而因以成之。春秋所以貶也。冢宰治官之長。與天子共平天下者也。以其總御中外。謂之冢宰。以其法天照臨。故曰天官。周初皆以三公為之。是天子之師。諸侯之長。非天王所得使也。而乃為一士之職。銜命于諸侯。豈非以歸。贈米。猶當同此貶例矣。况以歸。贈微事。且下及于仲子乎。夫子書此。重有感于王綱之替也。胡氏以來。略使宰之非。而議贈仲子之失。竊謂猶不得其要領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星漢方氏曰盟者春秋時所重自外師以名見之後列國未盟與魯盟列國與非魯盟而魯公即位之初使微者盟宋人非情也昔微國得宋之盟公躬親之況宋乎然則不自其人何也此諸侯與大夫特盟之始也故諱不書公以見義焉宿微國也其後宋人遷之始為宋邑會盟以國地者宿鄆曹齊邢宋是也會盟于其國則其君必與矣

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玉府王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按此則周初之所謂盟者皆王命之盟或使二國結好而賜之盟東遷以後不待會同而私為盟約者遂盛行于世相與邀結與國以為黨援諸侯有黨而亂愈多矣然春秋雖惡私盟而邦國有盟必謹書之重信也以為微者而可略焉易所謂信及豚魚者何如哉此所以宋人雖微者而必錄也但德孚于人者不必盟而人信之無信者

已且不能自必而況于人乎無其誠則無其神而要諸鬼神亦瀆矣程子曰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左傳非王命也

穀梁傳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束脩之內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張氏曰書祭伯來所以見周室法度至此蕩然故特去其朝以存內外之防也煜按畧其事而書來其來為無名示不與其來也

公子益師卒

公羊傳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

程子曰：諸侯之卿必受命于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

皆不書官，不與其為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為卿也。唯宋王

者後得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其國，其卒國之大事

于此見君臣之義矣。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古之史記事簡略

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胡傳卿卒必書此春秋貴大臣之意

呂氏曰：具萬理于一言者，聖人之筆為然。蓋師之卒載于魯史者，不過

史氏凡例之常耳。聖人一書德勸交舉，沒其爵見王命之重焉。稱公子

譏不以賢而以親見天職之公焉。次君書卒見君臣之義焉。卒者人之

終見死生之際焉。

朱子曰：春秋一葬首不書即位，即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即

夫婦之事也。書及邦盟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開

首人倫便盡在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何氏曰：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

踰境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公羊傳入者得而不居也

凡有血氣必有爭心，故立之君長使司牧之，以平其爭也。建

邦啟土，天下為公，非以樹私也。而憑恃其眾，凌弱暴寡，不亦

禽獸之行，虎狼之心哉！人欲流天理滅矣。聖人之所以志也。稱

人上下同辭，惡其黨而夸之也。王威不及，以至于此，征伐大權

自天子出，而下莫敢干，庶天下無事矣。



無駭帥師入極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

張氏曰左氏稱司空無駭入極經不書官夫子削之也

李氏曰不書族公穀以為貶以左氏隱八年賜氏之說考之則公

穀為無擾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家氏曰書日謹之也按書日之例二一事成于日者日成于月者月成于時者時一凡不日者示常日者志變

誌日盟視會為重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信也無信故有盟

又不終則雖覲然人面哉其不可知甚于禽獸矣如是則父子

君臣朋友夫婦亦莫能相保也故當時盟誓愈繁蒙端愈啟詩

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此之謂歟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

公羊傳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始不親迎也不親迎昉

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于此托始焉爾曷為托始焉爾春

秋之始也

胡傳按穀梁子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魯哀公問冕而親迎

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為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逆女

必親使大夫非正也

世宙之大男女平分國家之治由內及外故昏禮不可不敬也

忽于大昏之禮者不知聖賢潛伏屋漏之道者也不知正本清源之化者也不知后夫人之行伴乎天地之義者也是以君子於夫婦居室不敢苟焉誠知妻子者治亂之源也履綸逆女而廢親迎忽畧于始君子知其必虧于夫婦之大道矣夫非求淑女慎德配正宮闈之治焉足以奉神靈之統哉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穀梁傳婦人謂嫁曰歸反曰采歸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死後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誌之也  
劉氏曰歸于諸侯則尊同尊同則志

○程子曰所謂親迎者迎于館耳使卿逆亦無妨且如秦君逆于楚豈可越國親迎耶文王迎于渭亦不是出疆遠迎周國自在渭傍況此時亦為公子未為君也○按程子之說誠然：觀春秋書辭甚略其禮之不稱可知識不親迎公羊子之言必有所據非臆說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程子曰闕文也當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預以為裂繻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者公羊穀梁皆作伯

外盟亦書蓋其事關乎天下也王法之所當禁也天下國家公則治私則亂講信脩睦天理之公也要結與國人欲之私也春秋見微知著凡事關於治亂興亡者必謹而書之猶之感小畜而志密雲之象焉蓋不勝天時人事之慮其示人之旨切矣

十月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胡傳按穀梁子曰夫人子氏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邦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

張氏曰書內夫人卒葬異于外尊也子氏不書葬婦人從君故君存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柩也

葬者臣子之辭君母書葬者君從乎子也妻則不書葬者君在夫人從乎臣也

### 鄭人伐衛

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立之君長使司牧之以平其爭也五等按諸侯受天子命以有土地人民以私怨相攻殘民以逞賊

仁害義大放王命也在周禮馮弱犯寡為大司馬九伐之首方伯連帥所宜請于天子討而正之詩云王赫斯怒方伯之職也

### 己字從己

春秋無義戰者是也書攻伐數十百條皆所以致其惡戰之意孟子所謂違制殃民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穀梁傳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有食之者內于日也其不言食者何也知其不可知也

日本無食有食之者以食者為在內無外之義也猶之心本全體有蔽之者君本全德有虧之者非自外至故不曰或而

曰。有。天。人。之。理。一。也。

程子曰。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蓋欲人君因此恐懼修省。如治世而有此變。則不能為災。亂世則為災矣。人血氣盛。遇寒暑邪穢。不能為害。其氣血衰。則為害必矣。

三月庚戌。天王崩。

穀梁傳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太上故不名也。

胡傳諸侯為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來計。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

煜按。始終存歿之際。推邦交之誼。猶必以禮送其死者。吊其

生者。恤其艱。虞定其家國。而后即安。况天王諸侯之所。天王室四海之所戴。此而不往。君臣之誼。息矣。舜率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于成王之終。康王之始。古今之達禮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公羊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也。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胡傳。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為周階亂家。父所刺。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喪。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皆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為後鑒也。或曰。世卿非禮。裳者華。何以作乎。曰。



功臣之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衆。威福下移。大奸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

公羊云。諸侯之主者。蓋言天子崩。主方微之諸侯者。尹氏也。記終書日。不略其辭者。王朝之卿也。不書爵。削之也。無與於常。伯常任之義也。書氏微詞也。公羊氏必有所傳矣。後書武氏。亦同意。尤可見。漢書言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世卿成康以後之流。失與。

秋武氏子來求賻

公羊傳。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何。譏爾。

父卒。子未命也。家氏曰。仍叔之子曰父。若子代從。政世其祿。位亦以有父。在此故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賻非禮也。蓋通乎下。何氏曰。求則皇。皇傷孝子之心。穀梁傳。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胡傳。武氏。天子之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非王命也。嗣子。定位于初喪。其曰未君。何也。古者君薨。諒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夫百官總已。以聽。則是攝行軍國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名。

分也

不稱使。傳義寔精在王。不當有所使在家。寧不得假王命。以使  
故略其辭也。春秋之旨嚴矣。然則諸侯有當喪未命而稱爵者。  
異于書子。誅不父。父不君。君可知矣。書武氏子。見用人之非。  
書求賻。見行政之非。直書不諱。甚王事之失也。而諸侯之無  
王亦具見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左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焉公曰  
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  
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  
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  
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  
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曰宋宣公可謂知人  
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

是之謂乎

程子曰吉凶慶弔謹信脩睦鄰國之常禮人情所當然諸侯之卒  
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

胡傳諸侯曰薨大夫曰卒五等邦君何以書卒夫子作春秋則  
有草而不因者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而上不請命聖  
人奉天討以止王法則有貶黜之刑矣因其告喪特書曰卒不  
與其為諸侯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禮案外諸侯卒則書諸侯之尊闕乎天子也內大夫卒則書  
大夫之尊闕乎一國也天子之卿則書卿士之尊闕乎王朝  
也不備書不赴也卒者禮之終當必考其人之生平功德而



論定之爵贈之天子之事也。此非必象賢也。然而春秋待人之心則猶先王崇德之心也。

望溪方氏曰傳稱同盟則討以為非也。在禮死而後諱未有君死而稱名以討者。晉獻公惠公未嘗與魯同盟通聘問而卒書君宿男同盟滕子札子來朝而卒不書名則趙氏匡之說亦非也。皆仍舊史而不可損益耳。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劉氏敞曰何以書盟會之事告則書常事不書非常則書盟會于春秋常也。於王者非常也。般人作會而民始畔周人作誓而民始疑。

煜案此論止見盟之無益世風之衰薄而諸侯私相要結亢上凌下開詐力之端成傾危之習者未之及也。此真王法所當禁。

春秋所以尤惡也

癸未葬宋穆公

劉氏敞曰諸侯何為或卒或不卒或葬或不葬卒自外錄也。葬自內錄也。不卒非外也不葬非內也。葬者臣子之事也。國滅不葬無臣子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亦無臣子也。

胡傳傳稱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同盟謂同方德之盟者其生講會同之好其設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葬而或日或不日者何。備則書日略則書時。

煜案葬不日正也。書日變也。天王在喪而會宋公之葬故變而日之謂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也。春秋葬書日之例四。閏而書。



日仁也。君父書日禮也。賢而書日義也。變而書日知也。外諸侯  
槩不日。列于內也。以上論書日

啖氏助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者。不可言葬某王也。五等諸侯。本國  
臣子皆稱之曰公。葬既不請王命而私謚為某公。從而書之。以見  
非禮。

煜案卒死者之終葬生者之事。書名謹終也。書爵書謚易名之  
典。贈卹之文。盡乎生者之義也。私加之罪也。安有人子而不受  
之父者乎。安有人臣而不受之君者乎。臣子如是。謂之不能成  
其君。以上論書謚某公

○公羊傳。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

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  
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  
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  
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為吾  
子。生母相見。死母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以不與臣國而納國  
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  
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  
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  
馮弑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煜案穆公固賢。然宣公之與弟私也。不告於王而私相授。穆公之



守節不逮季札曹滅遠矣。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使與子者可以私其弟，則武王當舍成王而立周公矣。宋之禍宣公為之，賢者之過而失其中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公羊傳：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

穀梁傳：傳曰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

煜按：穀梁所謂謹者，曷謹乎？謹其漸也。違制無王，非細故也。強力可以取邑，則亦可以滅國與天下矣。所謂剝牀以足，蔑貞凶也。大必始于小，鉅必始于微。治天下之道，亦謹其不正之漸而已矣。

○胡傳：苟不請于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

人之有者無以異。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

薛氏曰：諸侯曰天子之守臣地，非其有也。或取之，或失之，皆罪也。

陳氏曰：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爲重。故外取邑，自隱以前則書之。桓十四年，宋以諸侯伐鄭，取牛首而後，皆不書。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程子曰：自古篡弑多公族，蓋自謂先君子孫，可以爲君。國人亦以爲然而奉之。春秋于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弑君者多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爲大惡，自絕于先君矣。豈復得爲先

君子孫哉？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況弑君乎？大義既明于初，其後弑立者則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于亂，或見其天屬之親而反爲寇讎，主義各不同爾。

家氏曰：衛州吁齊無知弑君而自立爲君，春秋首絕其屬籍，書名書其及其殺也。書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不予以爲君名，其爲賊示國人皆可殺。此春秋討亂賊之法也。

煜按：州吁不稱公子，程子之義精矣。然亦明其賤也。太姒之子武王之弟，而五叔無官，矧諸侯之庶孽乎？故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餘槩從其賤。賤則不能弑君，明矣。然而弑君者，君父與有罪焉。爾胡氏曰：使莊公教以義方，弗納于邪不



以賤妨貴。少陵長。則桓公之位定矣。亂何由作。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碏盡言極諫而公弗從。使之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所謂前有諛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是也。其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著。後世為人君父者之戒爾。

董子曰。至意雖難喻。聖人者貴除天下之患。故春秋重而書天下之患。以為本于見天下之所以致患。天下者無患。然後性可善。性可善。然後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後王道舉。禮樂興。其心在此矣。是以君子以天下為憂也。患乃至于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細惡不絕之所致也。辭已喻矣。故曰立義以明尊卑之分。強幹弱枝。以明大小之職。別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

一字下疑脫一字

義。采摭托意以矯失禮。善無小而舉。惡無小而去。以純其美。別賢不肖。以明其尊親。近以來遠。因其國而容天下。明倫等物不失其理。公心以是非賞善誅惡。而王澤洽。始于除患。正一而萬物備。故曰大矣哉。其別兩言而管天下。此之謂也。

夏公及宋公遇於清

公羊傳。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

焜按。宋殤在喪而伐人國。會公于清。殤無責焉。爾公之適衛而與之遇。何汲汲也。且敬而不可要。公而不可私者。人君之所以立國也。可要以私。易與之心起。而亂從此生矣。古有遇禮。遇者禮之略也。下文詳書其事。著其罪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春秋凡伐國概稱人。此詳書宋公陳侯者，入春秋之始，稽典禮明大義，稱爵以正其罪，其旨精矣。蓋以典禮言，宋公陳侯先代之後，脩其禮物，作賓王家，于同姓之邦為客，焉征伐大司馬及方伯連帥之事也。而伐同姓之國，何歟？書公書侯，正其名以著其失道之實也。蔡人之非君也，則略之。衛稱人，州吁與焉，弑君之賊，不與之為君，不得已而稱人，罪衛人也。以時義言，程子謂宋虐用其民，衛當誅之，賊而與之同伐人，其罪大矣。二國構怨，而他國與之同伐，其罪均也。胡傳春秋之法，誅首惡，興是役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何也。

前書州吁弑君，其罪已極。鄰境諸侯聞之，可但已乎？宋殤不恤，衛有弑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為也。故以宋公為首，諸國為從，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

秋翬帥師

左傳：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

胡傳：宋人來乞師，而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而公弗許，其辭而弗許，義也。翬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非矣。春秋于此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

此以見同為天稱之親  
彼不稱人猶如  
春秋人始如



煜按書暈帥師其旨嚴于無駭帥師何也彼不命于天王則但去其官此自絕于先君則并去其公子罪暈亦所以罪隱也公以天子之人民委之亂臣賊子犯王禁黨禍亂失宗國之體昧復霜之戒皆在此舉矣暈未弒而預有貶焉何也蓋其跡雖未形而機則已動矣如請殺桓公以求太宰與固求與衛伐鄭是也東坡以盜擬之而深病隱公之不辨春秋固已辨之早矣聖人不輕絕人于惡而如暈者必早絕之示人以審微知著人君之要道也

杜氏曰諸外大夫貶皆稱人至于內大夫貶則皆去族稱名于紀事之體他國皆可言某人而已魯之卿佐不得言魯人此

所以為異也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胡傳言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合黨暈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弒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

煜按再伐鄭故別書時經文複著四國各有意焉著宋公陳侯魯與宋陳當體崇德象賢之義不宜會宋公陳侯以伐鄭也著蔡人魯與蔡當敦同其好惡之義不宜會蔡人以伐鄭也著衛人衛方弒逆魯當明申罪致討之義不宜會衛人以伐鄭也春秋精義彙萬理于一言非特黨賊而已至以黨賊



言制義之謂君。弑君之賊當治之者莫若諸公諸侯及同好惡之親矣。不謂黨之者首在宋公陳侯，并及懿親之蔡魯也。故翬帥師復讐四國，此其義不特在會伐鄭而尤在會四國伐鄭也。以公侯之尊，黨弑君之賊而昏然無知者，四國也。復從之伐鄭，入其黨而不知，自有此舉而五國之人不知有君臣之義，皆惡黨矣。翬不請討州吁而樂與之伐鄭，公而聽之，正所謂前有諛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雖謂公亦惡黨可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於濮

胡傳稱人衆詞也。人皆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也。公羊子曰：稱人者何？討賊之詞也。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罪

鄰國與賊者寡矣。

陸淳云：經中一字徧施于諸例，而義不同者，惟人字爾。或衆而稱人，或美而稱人，或諱而稱人，或貶而稱人，或賤而稱人。

焜按濮陳地，故著之曰衛人殺衛人立，所以傷無王誅霸討也。然上書衛州吁弑其君完，下書衛人殺州吁，則衛人之知有君而不黨惡，其舉爲義矣。此事屬詞而意自見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胡傳人衆詞立者不宜立也。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于先君，上不稟命于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于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于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專有



其國之非。以此垂法。而父子君臣之義明矣。未有爲子而不受之父也。未有爲諸侯而不受之王也。

煜按有王命當稱立衛侯。晉有先君之命當稱立子晉。私立爲君而不辭。無王命何以爲五等之君。故不稱侯。無先君之命何以承先君之宗祧。故不稱子。其義至嚴亦至精也。夫天子立諸侯猶不敢自專。詩是以有告于文人。于周受命之詞。而衛人私之可乎。然此非獨罪衛人也。罪天下之無統王綱之不舉而衛人與晉咸與其貶焉。爾左傳曰書衛人衆也。與上一例遭事之變不得已焉。聖人于衛人雖曰罪之。然意之所感者良多。于衛人蓋不暇深求矣。

### 五年春公觀魚於棠

胡傳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之忠言不見用亦已矣。又從而爲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

煜按臧僖伯曰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春秋詳內而略外。善無小而舉。惡無小而去。以純其美。上之責善。存其君下之閑邪。于其臣義必求其盡。有犯而無隱敬在其中矣。故曰爲君難。爲臣不易。縱欲逸遊。上之不能謹侯。度次之不足以帥百姓。羣臣遠之不可示後世。不免于君子之譏。與小人之謗。其事雖小。爲戒則大矣。



夏四月葬衛桓公

左傳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

程子曰稱桓公見國人私謚也魯往會故書送終大事也必就正寢不歿于婦人之手曾子易箒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肯爲乎

胡傳失位而見弑何以爲桓衛本侯爵何以稱公見臣子不請于王而私自謚爾春秋于邦君薨正以王法而書卒至于葬則從其私謚而稱公或革或因前以貶不臣順之諸侯後以罪不忠孝之臣子詞顯而義微皆所以遏人欲存天理大居正也張氏曰春秋之時爲臣子者皆無以正君父之終程子之言深

足以發明一經書葬之旨桓公名完而謚桓蓋古不諱嫌名也煜按人臣人子已知忠孝則欲成其君父之忠孝矣烏有以君父爲僭踰欺謾者乎然經不討賊不書葬此特書以別于後此之不葬者猶有予詞焉書月憫詞也經文予奪至平又凡私謚而不請者雖以罪其臣子亦以見天王之不能正也釋經者從一面看止見得一意安能盡其旨

秋衛師入郕

公羊傳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



煜按人者衆詞師者罪在用衆者也春秋抑揚予奪不可以常例觀其無深意者循常例可也守文堅滯不近聖人夷曠之體公羊之失啖氏論之詳矣

### 九月考仲子之宮

胡傳考者始成而祀也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爲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

陳氏曰古者妾祔于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于女君別廟非禮也穀梁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于子祭于孫止何休曰禮妾廟子死則廢喪服小記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是也然則妾廟子死尚不祭矧子未君之時而爲之

### 立廟乎

煜按仲子爲夫人此成于惠公之私心在隱公不得已也爲之立宮固是非禮之禮然隱公攝讓之實于此可見書之欲其正本清源爲後戒也于隱公蓋不深貶焉

### 初獻六羽

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教于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邵子曰初者褒之也以其舊僭八佾也

胡傳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于羽之



總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

焜按曰。初獻復正也。然不能正羣公之廟。而用之于仲子之宮。非能盡善經子之者。欲使人識禮樂之正。爾。董子所謂采撫托意以矯失禮。此類是也。

### 邾人鄭人伐宋

胡傳按左氏。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為道。則主兵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而序乎鄭之上。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而會盟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

也。

焜按衛州吁告于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聖人以宋為主者。宋公君也。州吁賊也。君不能正賊而從賊乎。胡氏所謂春秋撥亂之大法也。

### 螟

穀梁傳。螟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程子曰。書螟書虫。皆為災也。國之大事。故書。朱子曰。書山崩地震。螽螟之類。知災異有所自致也。

焜按先王補不足。助不給。不足不給。雖豐年猶憂之。況于灾乎。春秋書螟。聖人卹民之仁。視民如傷。反躬罪己之至意也。



聖主視民常不足。庸主視民常有餘。仁不仁之分爾。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左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杜氏曰。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故不書葬。

煜按書曰正也。親賢與國為體。謹其卒而書曰手足腹心之義備矣。

宋人伐鄭圍長葛

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

逐奔。誅不填服。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左傳鄭人來輸平更成也

胡傳輸者納也。平者成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于清。其秋會師伐鄭。即宋魯爲黨。與鄭有舊怨。明矣。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曷爲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歸祊。而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郟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乃貶之也。諸侯脩睦。以蕃王室。所主者義。爾苟爲以利使。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不至于篡弑奪。



攘則不厭矣。故特書輸平以明有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亡國敗家之本也。

煜按輸平左傳作渝平當以輸平爲是。然相與結好則同也。魯不謹于始不審其可否而與之。後此兵連禍結害及四國。皆自輸平始也。胡傳見之卓矣。然則書輸平者教人謹幾之意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於艾

左傳始平于齊也

書日重盟也

秋七月

公羊傳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

程子曰無事書首月天時王月脩而後成歲也

程子又曰無事則書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正王朔天時脩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

煜按觀于明堂之制月令之義秋有秋之政焉不可廢也。天有天之常地有地之常人有入之常故雖無事書時而法天之意在其中矣。書月而遵王之義在其中矣。示人及時行政非漫然也。

冬宋人取長葛



孫氏復曰。長葛鄭邑。天子所封。非宋人可得取也。宋人前年伐鄭。圍長葛。此而取之。故言伐言圍。言取。悉其惡。以誅之也。

焜按諸侯有道。守在四隣。不知此義。而蔑王法。以肆其貪暴。危亡之所以接踵也。人欲橫行。即或得志于外。而弑奪之禍。必從中起。徇利茂義之效也。胡氏曰。初穆公屬國于與。使其子馮出居于鄭。殤公既立。忌馮而伐鄭。不亦逆天理乎。春秋序宋主兵。以殤公之罪重也。明年鄭人伐宋。序邾爲首。以鄭伯之罪輕也。至是宋又舉兵伐鄭。而取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其見弑于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於紀

胡傳叔姬伯姬之娣。非夫人也。則何以書。眉山蘇轍以謂書叔姬賢之也。若賢不得書。必貴而後書。則是以位而蔑德也。小國無大夫。至于接我。則書。是位不可以廢事也。位不可以廢事。而獨可以廢賢乎。如叔姬不歸宗國。而歸于鄰。以全婦道。賢可知矣。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高氏曰。娣亦書。歸猶竟之二女。降于瀉汭。皆曰嬪。

方氏曰。叔姬伯姬之娣也。娣歸不書。以其後紀亡。而姬歸于鄰。故錄其始也。

焜按叔姬雖非夫人。其貴當同內子。又親且賢。特書之。以見



承助之美不特夫人賢嬪嬙亦內治之所重也楚有樊姬漢有班婕妤唐有徐賢妃其餘湮沒不彰惜已潘妃亡陳楊妃亡唐豈必后哉知此可知聖人賢叔姬而鄭重書之之旨矣后妃夫人以下人皆忽之觀聖人敬慎及此將九官九御罔非德選焉而聖人重內治之意益見矣

滕侯卒

左傳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于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胡傳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急于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已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之舊聖人無加損焉存其

卒去其葬義自見矣

煜按魯薄之而聖人重焉故于典冊存而弗削先王封建親戚天揖同姓之意也于此見春秋親親之典矣先儒謂春秋之時如淒風楚雨春秋之心如光風霽月吾謂淒風楚雨者人心也光風霽月者道心也由乎人心之危是故僭逆悖亂月異而歲不同也由乎道心之安是故天清地寧民安物阜而百世可行也讀春秋者知此天下事不難知也

夏城中丘

左傳書不時也

胡傳程氏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民力民力



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慎重于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濕按所謂重民力者非養之使不用欲用之盡于所以爲生所謂博民于生穀而畢其力也其餘力役必不得已而後爲之亦所以衛民生而已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敬君子重用其心而已卹小人慎用其力而已後世游惰之民不能任之以職亦非先王所以愛民力之意矣其與使君子在位而玩日愒時同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

程子曰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其失弟兄之義或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左氏公羊皆曰年齊僖公之母弟僖公愛年其子尚禮秩如嫡卒致篡弑之禍書弟見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

胡傳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

程子曰先儒母弟之說蓋緣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耳非以同母爲加親也若以同母爲加親是



不知人理也。天下不明斯義也久矣。焜按論友愛不當分嫡庶。分嫡庶而徇同母之私。是不有其父也。以嫡子之貴而加于庶。兄是不念天顯也。然承宗祧不可無嫡庶。無嫡庶妻妾易位而宮闈亂矣。有夫婦而後有父子兄弟。嫡長子之所以重也。若長子死而嗣位則嫡子之弟矣。不然亦皆庶子耳。以爲加親不聞母弟之服異于諸弟也。

### 秋公伐邾

胡傳奉詞致討曰伐。按左氏公伐邾爲宋討也。宋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郛。魯與儀父則元年盟于昧。晉矣。邾人何罪可聲。特托爲詞說以伐之耳。而渝昧之盟不待貶而自見矣。

焜按公不能釋邾宋之爭而爲宋人伐邾非義甚矣。

###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程子曰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脩臣職而聘之非王體也。

孫氏曰桓王不能興衰振治。統制四海以復文武之業。反使凡伯來聘。此桓王之爲天子可知也。

### 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

穀梁傳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

董子曰執天子之使與伐國同罪。



孫氏曰言伐用兵也。楚邱衛地。地以楚邱者。責衛不能救難。錄以歸者。惡凡伯不死難。

家氏曰。天子之使。戎得邀而伐之。天子不命之討。方伯連帥復不能為王敵愾。春秋書之。以見周室微弱。

煜按。凡以歸者。皆書名。是賤也。此以歸不名。止是誌執之之橫。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外諸侯私相遇。亦書。蓋非王事不得會。亦不得遇也。非王事而會遇。皆亂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左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范氏曰。王室微弱。無復方岳之會。諸侯驕慢。亦廢朝覲之事。故鄭以湯沐之邑。易魯朝宿之田也。諸侯有大功盛德于王室者。

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沐浴之邑。所以供祭祀也。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若此有賜邑。其餘則否。



程子曰。朝宿之邑。先祖所受于先王。豈可易也。鄭來歸而魯受之。其罪均矣。

庚寅我入祊

葉氏曰。歸祊絜鄭伯。著鄭罪也。入祊絜我。著魯罪也。凡內邑歸言取不言入。我所有也。歸外邑言入不言取。非我所有也。入逆辭也。非我所有外雖歸之。其道猶為逆云爾。

已作已

煜按此與入極同書入內不受也。此何以內不受義不受也。春秋重責已。鄭雖歸之魯不可受也。再書庚寅我入祊而魯之罪與鄭同矣。聖人非不欲為我諱也。事關天下之大義不敢諱死者于前。所以示生者于後也。謹而日之。成于日者日。

惜其始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胡傳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者。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耳。禮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則名之。別于太上。示君臣尊卑之等也。

陳氏曰。諸侯之卒。悉以名書。亦所以謹終辨實。使邦君之名。謚可考。而不至于混淆耳。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穀梁傳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于是始。故謹而日。



之也。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胡傳程氏曰。宋爲主盟。與鄭絕也。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詛盟。詛盟煩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革薄從忠。于參盟書曰。謹其始也。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于會。同聽命于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繇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未至于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謹參盟。善胥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蓋有志于天下爲公之世也。林氏曰。瓦屋周地。此參盟之始。有參盟。然後有主盟也。

煜按此志變之始。後世植黨分爭之端。王伯升降之繇也。夫天地之道。陰聚之陽必散。之治天下亦然。所謂渙其羣元吉也。陰聚而陽不能散。天下乃自此多故矣。謹而日之意深遠矣。

### 八月葬蔡宣公

公羊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

###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陸氏曰。淳聞于師曰。凡公獨與外大夫盟。例不書公。及齊高侯。晉處父盟是也。所以罪齊晉也。此特書公者。莒小國也。非大夫



敢盟公是公自欲與之盟耳。所以譏公之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

胡傳言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禮。

盟按當時重盟以盟為交好爾。故汲汲乎與小國盟以示懷來之意。然而有不可訓者。示人以私。非天下之公也。示人以疑。非久要之道也。且降而與大夫盟。則自替也。非天下之公。示人以大公者不為也。非久要之道。示人以大義者不為也。降而自替。示人以大禮者不為也。大公大義大禮。可以正天下。何小國之不可懷也。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此所以馴至于君臣同盟也歟。

螟

程子曰。為灾也。民以食為命。故有灾必書。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于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

胡傳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為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俠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



秋之初猶爲近古。故無駭與俠皆書名耳。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謚。或以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禮亡矣。至于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按朱子曰。諸侯不朝于周。而周反下聘列國。此何禮也。夫不能內修德政。而徒勤聘賜。以羈縻之。則典物愈瀆。而威亦愈替矣。此其所以終于不振也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胡傳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爲感之也。惟明于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

孟春三月。未可以震電。大雨而震電。陽不靜專。正固也。陽氣不當洩。而洩。陰反得而勝之。于是寒沍凝結。而雨雪乘其後。其傷物者必多矣。非天道之常也。夫爲政之道。過弛者亦必有過急。



者乘其弊。過柔者亦必有過剛者。乘其衰。然而過則害物傷化。不可勝紀也。天人之理。所謂同條共貫者如此。

挾卒

夏城即

左傳書不時也。

煜按春秋一句自有天子之事在。挾卒城即之類是也。諸侯不得專殺大夫。則亦不得專命大夫。雖命于君亦宜聞于王也。邑固有城。城亦有天子之制。與天子之時令焉。挾卒城即等。雖不及于天子亦莫非天子之事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左傳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郕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胡傳周官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謂非時而合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國何爲而有此名。凡書會皆譏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傳癸丑盟于鄧爲師期

煜按傳文如此類必舊史所有而夫子削之以其無關大義也公穀俱不考本傳故事實多無據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傳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公羊傳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方氏曰公主兵何以書翬會伐左氏以爲公後至也敗宋師者獨公二國會伐而不與戰也皆陳曰戰詐戰曰敗魯乘機逐利非刻日之戰故不與齊鄭偕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管

左傳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管庚午鄭師入郟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

煜按獨書公徼利乘便不待與國也皆陳曰戰詐戰曰敗夫用詐則動挾危機矣用力則弱者魚肉矣如是則人道廢而民不知死所矣書日書公略翬而罪公也君臣好利而果于戰不仁不義以啟鍾巫之禍而公魯不知也孟子懷利事君之戒不亦信哉

辛未取郟辛巳取防

公羊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

取甚之也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于外大惡書小惡不書于內大惡諱小惡書

穀梁傳不正其乘人之敗而深為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

秋宋人衛人入鄭

程子曰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故二國入之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左傳蔡人衛人邠人不會王命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

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

程子曰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之取三師焉戴



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取三國之衆。其殘民也甚矣。吳氏曰。取謂敗其兵而悉俘其衆也。爲人君以長人而開不仁不義之端。是以尤惡之。後世孫吳白起等惡皆于此作之。備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入郕

煜按入鄭不日入郕則日宋衛報復之道也。貶之斯已矣。郕無罪而二國陵之。尤傲之也。古今事有此舉必有甚于此舉者矣。非遠見識微之君子不知。春秋憂世之志也。故春秋凡天下之變事莫不謹而書日。

○伐宋之事經書之詳要皆事詐力賊仁義貪土地不知制治保邦尊王睦鄰仁民愛物之誼者也。先書冬公會齊侯于

防。又書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見公之數出以謀取宋。動于欲利。非侯度矣。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管。師出以律。先齊鄭急于勇戰。無紓徐之意。可謂奉王命聲罪致討之師耶。辛未取郕。辛巳取防。規利無厭。大放王命又已甚矣。夫交鄰之道以仁以智。不聞以勇以貪。宋雖無王。三國不異于宋也。魯不朝聘不奔喪。何有于王命制義之謂王。此雖有王命。春秋不與也。況王臣不出。王師不行。徒以鄭伯之令。黨齊鄭而爭城爭邑。殺人爲利。不仁莫甚焉。以詐力乘人而忘人之亦將以詐力乘我。不知莫甚焉。不仁不知。無禮無義。內無以訓示百官。安定國家。外無以結



信四國。名讐樹怨。國之危難。自此始矣。下書宋衛人入鄭。宋蔡衛伐戴。鄭伯伐取之。齊人鄭人入郕。兵連禍結。宋鄭俱傷。小國蒙灾。貪憤未已。其于王命何有焉。諸國槩書人。君臣上下同惡一黨。則人之而已矣。獨伐取之。稱鄭伯尤惡。鄭伯也。鄭伯射王中肩。而復假王命以興三國之師。而終之。以此故。特目其君人欲橫決。成于一人。尤惡之也。

○汪氏克寬曰。入春秋之始。兵爭俶擾。未有若是年之尤甚者也。夏而三國伐宋。秋而宋衛入鄭。又偕蔡伐戴。鄭莊又圍戴。以取三國之師。且偕齊入郕。戰國之殺人盈城。兆于此矣。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十有一年

孔氏曰。十下言有者。于寶云。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言有也。經備文。傳從略。故傳不言有。

春。滕侯薛侯來朝。

左傳。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薛侯許之。乃長滕侯。穀梁傳。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劉氏曰。其言朝何。王者之制。諸侯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其兼言之何。譏何。譏爾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諸侯相旅見。非



禮也。又曰左氏曰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乃長滕侯皆非禮也。

胡傳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周衰典禮大壞諸侯放恣無禮義之交惟強弱之視以魯事觀焉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無合于中聘世朝之制矣且列國于天子述所職者蓋闕如也而自相朝聘可乎凡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一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譏。

煜按諸侯相朝亦古者尚德之風濶大之制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王者天下之公器故天下歸往謂之王先王大公無我不爲禁防勉諸侯之脩德而聽其相朝以觀感之。

如文王爲西方伯而虞芮之君相與朝周又何病焉春秋之世以勢相役則譏矣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在天子則可也魯侯國與滕兄弟而薛異姓也晏然並受其朝先同姓則僭侈擬于王而失賓主之序矣故非天子不旅見諸侯並書且以譏失禮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左傳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胡傳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書及則入許者公所欲也

煜按外入國槩入之者惡而貶之也此並目齊侯鄭伯以公



在也。春秋詳內而略外。上之責善于其君。下之閑邪于其臣。義必求其盡。所謂有犯而無隱也。敬在其中矣。夫許太岳之胤也。先王封國。介在強鄰。未聞有可滅之罪。公不能及方伯之齊。平許與鄭而助不義之鄭。莊放王命。棄侯度。覆人之邦。家以爲利。所謂大惡也。春秋天變見于上。則日之地變見于下。則日之人事亂于中。則日之皆爲天下。謹其大者也。日入許以是爲大故也。

齊東方伯也。諸侯有大放王命爲王所愾。而不及聞者。齊得而討之。魯周公之裔。王室懿親。備六代之禮樂。而專征之命不及。非七百里之中。如淮徐並興。公無事焉。鄭地在王畿之

內。蕃輔王室。鄭伯職也。公及齊侯征討諸侯。非矣。及鄭伯愈非矣。曰入許。則又非討伐之道。而覆人之邦。家以爲利也。書公及罪內之意。明矣。書齊侯入許。無方伯之道。明矣。書鄭伯入許。鄭伯假外援。滅鄰國。以濟其私。其罪亦明矣。春秋一言兼包衆類如此也。

上書會鄭入許之爲鄭志見矣。春秋之旨微而顯。前書鄭人來輸。平初未得其立言之旨。自此釋鄭怨。敗宋盟。得祊田之利。而會中丘爲之伐宋。會時來爲之入許。至桓之初。終以許田畀鄭公之失德。莫甚于此。教事而其實。皆鄭人來輸。平時動于利以惑之也。春秋所以教人君。清心寡欲。慎修思。永杜



絕亂源之意遠矣。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于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于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齋于社，圍館于寫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寫氏，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賊不討。

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

啖氏曰：凡公葬皆書，惟隱閔不書，言賊不討，如不葬然也。

胡傳：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弑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辨之弗早辨也。其及也宜。不書弑，示臣子于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理。不書地，示臣子于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于君父有討賊復讎之義。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夫賊不討，讎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賊，至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



懼

○穀梁傳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  
陸氏曰：淳聞于師曰：元年有正。夫子言隱當立而不行，即位之禮十年無正，譏隱合居其位而不正，以貽其禍也。

○燧按：正者正也。隱自元年以後十年不書正，微詞也。見王之不能正，隱而隱之，自處始終不居于正也。春秋書王書正者，正天下在王也。有不書王而書正月者，明諸侯亦得正也。蓋諸侯有能正已以正物者，文王之政方策具在，舉而行之，天下不難正矣。然正者自正位始也。隱公之立，不正其始，元年之正，天子既不能正，隱是王無正矣。隱不自居于正，是隱無

正矣。隱不正而王又不能正之，故二年以後終隱之篇不書正者，春秋蓋傷之也。違乎其義，何以正人。此義與桓無王同。

義見于二公，其餘從同。

方氏曰：傳曰：隱無正。蓋以春秋紀事有以時成者，則例不書月。而隱公一年會戎，五年矢魚，六年鄭人來輸平，八年宋衛垂九年南季來聘，十一年滕薛來朝，事皆以月成者，例當書月。而書時，以此知事在正月而曲避之，以見義也。







